



皇明鴻猷錄卷六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哲未服為西北患元主北遁諸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

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
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
走 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為邊患下詔招諭之不
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進畧
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討納哈出
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
趙庸破元沙不丁兵進拔紅羅山至上都得元罕左
丞蓋元魯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
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
等官及玉璽金寶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竿玉斧等元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
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
剌等赴京師 上令免獻俘引見賜以中國冠服宅
第封崇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食自便願
歸沙漠者送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問徐
達復率師征擴廓于定西擴廓西走師還京十一月
李文忠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江上迎勞
之辛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在開元
上命馬雲葉旺守遼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
殘虜未滅為邊患乃以大將軍徐達伐迤西馮勝傳

友德副之副將軍李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顧時陳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擊虜衆虜一健將躍出鬪文忠引弓一矢而斃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驢駒河朶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死六年癸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傳

友德為前鋒虜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言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岔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不刺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等八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

徒答海俊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師還十二月故元
將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
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
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
之番酋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
上以河岷鞏昌臨洮等處已平遣李文忠往整飭城
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十三年庚
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遣漆英討之擒脫火
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
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畧公主山寨等處

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
文各領兵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
大將軍營邊境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
遼東命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道走閏六月馮勝追
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
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至迤都山大破虜衆
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駐開平復西征
寧夏平之

論曰我聖祖於北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
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

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為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為戒以不得已為言豈樂勤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吾之世讐不可不嚴為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 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蓋其心即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為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我 聖祖之所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為大驗矣其與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興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為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大潰又岌岌乎剥膚之灾矣羶裘猖獗日

異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聖謨而重有感也

廊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

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諭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廩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偉匿民間脫脫知之誚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爇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為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

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為具衣冠斂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 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為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徃征之臨行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 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部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部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又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

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犵狁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山谷中為疑兵達里麻驚急徹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死于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

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畱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

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槩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 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繼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

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徵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閻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又以一軍令胡海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誰呼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脇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傳友德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些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傳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

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
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
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
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八萬
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
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
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
益軍費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
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
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
可屯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
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
顧成擊破之五月上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
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除
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兵平涼
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
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
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
必克也勅至聚與復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
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筭遠近大震餘

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 上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為叛土官楊苴最桀黠給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各糾衆至二十萬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脩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亥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 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

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
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
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
國皆遣使內附 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
指揮統兵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牂牁
焚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固嘗銳志苗之而黔
蒼金齒之域終未能帖然盡入版圖唐一勤兵至覆
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謐
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 聖祖神謨聖

畧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畧甚當故能變荒裔之民為
文明之俗嘗讀我 聖祖諭傳友德出師之訓及前
後所下詔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兵將分
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
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故
嘗竊為之說曰能不若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
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
能勝諸將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聖祖是也嗚
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開創之艱乎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 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頒
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
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
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
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羣雄華夏臣民推戴已
主中國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
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咸安無事共享太平惟爾四
夷君長酋帥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又遣行
人楊載往招諭日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麗諸國詔
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夷寇蘇州崇明等

處指揮王德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九十
二人捷至擢德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
之神倭寇自是不敢復至 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
安南國王陳日烿遣陪臣同時敏段悌黎世安等來
朝貢請封六月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
南封日烿為安南國王賜馳紐塗金銀印大統曆織
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有差以寧等十月至安南
界聞日烿已先歿姪日烿嗣立以寧護詔印洱江上
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阮汝亮來迎請
即授詔印日烿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君耳非世

子名爾國當遣使 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日燧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 上聞之大喜賜以寧詩獎諭之占城嘗遣使內附 上乃遣使賫印往封占城國王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 上又遣使賫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內山川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杜舜卿以日燧訃音來告且為日燧請封 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充弔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賫詔往安南封日燧嗣安南國王并取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燧率其臣出郊迎初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于壽光殿別設日燧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燧率群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翌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日燧率群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日燧為安南國王日燧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寧亦還卒于途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屢從朝臣遊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讌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讌曲傳四方以為盛美高麗慕之故緣為之

記柱出以為竒不知蔡京為後世所鄙云初遣楊載
往諭日本還日本使未至上遣趙秩往入境守閔
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責
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今秩復趙
姓意將襲已以嫚語答之命左右刃秩秩不為動徐
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主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
旋踵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
戈船百不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
爾豈與蒙古襲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上復
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

臣并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未
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
佛齊國王哈刺禮八刺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
貢後渤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歸卒
詔葬于金陵十一月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
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
張福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
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必有
遺訓今宜畏天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致
天變怒禍不能逃詞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兵

安南贈復仁黃金玳玩等物辭不受 上聞而是之
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 上命中書加賜遣還揚
載既招諭日本 上復遣往琉球五年壬子七月琉
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國王詔所
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 上嘉揚載累使外國
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
其境土乞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不敢欺 上乃命
中書省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
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燧遣使來貢
表署叔明名主客部已受表曾魯取閱副封見其名
異曰此必有變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
燧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位禮部以聞 上曰島夷
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宋濂草詔責之問其
弒日燧故又遣使至其國廉知多譎詐狀勅下中書
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諤來朝貢方物且
言日燧以盜死故 上以遠夷既嚮化仍納之士諤
辭歸 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
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燧荒
昏以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
欲久安務以仁治國母以虐為政倘有少愆當自脩

省以回天意又遣內臣與士謬俱往諭之比入其境
士謬棄勅使兼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謬所在其待
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

上懲士謬之詐不許陞見比歸又以勅諭之數士謬
之詐及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
來朝亦無虞也叔明以已篡弒故心不自安屢貢方
物甚豐 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廣徒勞費無益又

云行移字異莫辨真偽士謬非禮皆國王為之十月
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
來賀 聖壽且訴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勅慰諭

之未幾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 上遣使賫詔印封

為暹羅國王賚賜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

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

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

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

城安南真臘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

加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蘇祿忽魯

謨斯忽魯母恩甘把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天方渤泥

百花彭亨覽邦淡巴湏文達那蘇門答刺呂宋合猫

里碟里古刺麻招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黜德

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夏刺比屈察尼烏涉刺謁
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
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麻婆羅門
凡五十九國嘗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又
分為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
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并正副使廩
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為定式安南
陳煊弒叔明篡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 上置之不
問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亂
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謹事

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
自當高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煊攻占城病死海濱使
來告哀 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 上因
高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逆臣胡惟庸事覺遣其
使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葉昇令絕高麗勿通
使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丁卯九月遼東守將濮真
以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高麗
大懼上表請罪歸真喪 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
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貢

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賜泰寧衛指揮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密又征罕東皆平之後以元裔陝巴封哈密王置罕東衛以酋目為指揮等官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久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為書諭之日焜得書不服復書往復辨論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明地上

集群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上製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削其群雄威加海內迨晚年屢伐高麗甚為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聖祖即位之初遣使詔諭諸國已不失蒞中國而撫四夷之體及安南篡弒相仍日本譎詐反覆皆置之不校其甚者不過却貢返使詔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屢以安南侵伐赴愬止於詔諭至高麗通胡惟庸亦惟絕其貢

使其殺濮真也又容其上表謝罪而終不加兵豈非
天地覆載之量邪夫以當時熊虎之將席百戰之威
其於蕞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敵中國多矣彼既不
足為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
功邪其後 成祖郡縣交趾中國未嘗獲斗粟尺布
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幾百年始知我 聖祖之貽
謀誠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
得已哉卒之梯航繼踵球珙盈庭如渤泥國王挈妻
子越萬里而來至沒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
慨於其心也茲非內治修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
豈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湯
和廖永忠等平閩廣各班師還 上大賞諸將功徐
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
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
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
兩文幣十九表裏顧時朱亮祖部興等各白金二百
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三年庚戌十一月
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文忠等征北各振旅還

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詔大封功臣命大
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
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
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
詔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
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
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
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
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
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

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
倘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
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
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鄭
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
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
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
滎陽侯部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
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
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
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
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
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
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
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
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
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為探謀之上

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瓦形面鐫誥文背鐫免
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聞當時無知其制者令
取江南吳越王裔孫所收宋券為式製之先是廖永
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遷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
東勝侯有言其過者上宥不問惟不給券十二月
封薛顯為永城侯顯嘗妄殺胥吏獸醫又殺天長衛
千戶吳富皆無罪上封顯侯令三分其祿給養被
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匹四年正
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
仗戶各有差十月傳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廖

永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興祖有功沒于王事仍給券七年甲寅十一月 上詔諭諸功臣叙其勲勞曰朕為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書都督府爵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濮真征高麗兵敗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謚忠襄有子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藍玉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藍王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周曹興懷遠侯周武雄

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職居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年甲子二月傅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鄧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仇成張龍王弼仍舊封加祿為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賜鐵券得世襲藍玉以北征進封涼國公二十年

丁卯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九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壽封舳艫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銓以從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 上降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彩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覲宴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公侯願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鄧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弼緡錢

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

兩彩段三十表裏英等各有差二十三年庚午正月

以誅胡惟庸謀逆故肅清逆黨榜烈勲臣五十七人

已歿者不與焉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

文忠馮勝鄧愈湯和俱公耿炳文吳良沐英俱侯專

簿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氣封者鄭遇春

等三人隨軍征討未總兵者周德興鄧子興等十九

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觀望

而不觀望來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

海征蠻師還辭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
鈔一千錠幣帛六十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祿
或以胡惟庸黨為言 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
占為大臣災 上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
人 上怒賜善長死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
賜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
惟庸譖罷之基卒 上誅惟庸知基為惟庸所害甚
憫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石賜鐵券子孫
世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辭歸賜緡錢五萬
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彩段

三十表裡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還
封越雋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
年甲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鄉
官給費樹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為
都督同知賜第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
功跋扈謀不軌事泄伏誅與前胡惟庸之誅所連坐
死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
詔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各頓首謝其後諸功
臣卒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寧常遇春開平王謚忠
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寧河王謚襄武湯和

東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高者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誅夷其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陞辭又賜金幣楮鏹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于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邪然有不能無疑者

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趙德勝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省有子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歿不追封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豈人情哉傳友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稽頃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得復勲爵誠意伯亦復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

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官仍故
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禎吳良耿炳
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
俱從逝滅可也何遽爾邪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子
有干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
豈非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
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巳克金陵秋七月諸將奉 上為
吳國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表勸進

不許善長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
司官屬丙午十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
稱吳元年李善長又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
方谷玠俱已平陳友定郡縣多下李善長率群臣又
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援漢高帝故事固請表連
上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
可草草善長具即位儀進 上乃御新宮以百官推
戴意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巳亥 上
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帝

祖考妣奉冊寶上 懿祖尊號曰恒皇帝妣曰恒皇后又上 德祖 熙祖 仁祖帝后尊號乃立馬氏為皇后子標為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諸子為王分鎮諸省乃封第二子煥秦王國西安第三子桐晉王國太原第四子諱燕王國北平即我 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橚周王國汴梁第六子楨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橐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梓潭王國長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杞魯王國兗州第十子檀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國荊州今絕後又封子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今移蘭州次遼王廣寧今移荊州

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岷王雲南今移武岡次谷王宣府今絕次韓王平涼次潘王潞安次安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郢王安陸今絕次伊王洛陽太子秦晉 成祖俱 高皇后出諸王諸妃出 皇子共二十四又封姪孫為靖江王國廣西文正子也 上製祖訓於太子諸親王各派皆擬二十字其子孫輩取一字為雙名上字下字則以火土金水木傍字循環用之二十世之後仍續其親王歲祿一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嫡長子襲封餘子封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郡王嫡

長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子俱輔
國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百石奉
國子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輔國中
尉祿三百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祿二千石配駙馬都尉親王女曰郡主
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鄉
君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
君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宮室服色儀仗各有差
論曰我 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裔
之盛莫如黃帝者由我 聖祖觀之又過黃帝遠矣

豈非功高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
與製名之義玉牒之歲皆事為之制而一無所遺誠
聖神之慮燕詒之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制
立法有不容為其後計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
聖祖汛掃胡元肇造區夏遠法周漢之封建近懲唐
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固理勢所宜然者
然天潢綿永本支百世螽斯之慶且將半天下矣民
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在先朝
嘗為本折兼支之法又為限妾媵之制然亦但可小
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常道邪使 聖祖在

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畝不可不預為之所也

皇明鴻猷錄卷六

皇明鴻猷錄卷七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封國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

舊為北平布政使司城池宮殿仍元舊惟易瓦色十

一年十一月定諸王宮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

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

午 文皇帝既之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

勅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殘虜秦王晉
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迤都
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 文皇帝不遵節
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庶知其情獎勵之
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皇
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
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
命 文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群臣
多諫沮之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
乃止二十八年乙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產嘉禾

異穎同穗其三幹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為一
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
進群臣表賀 太祖大喜為詩一章賜之首言創業
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撫民治兵之
畧中言天錫豐年之屢史書垂戒之嚴明堂裡薦之
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
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
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
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

祖乞廣孝傳之廣孝至燕邸薦鄴人袁珙相術 文
皇帝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
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曰
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扣之珙稽首
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頷如
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肘
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
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
陽舉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三十一年

戊寅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 皇
帝位哀詔至諸王入臨會葬 文皇帝至自燕以有
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置不問

論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
大統又豈不知建文君之牽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
之邦邪觀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
大怒其喜怒豈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
以欲易儲而不果蓋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
業之主其所為即後世之所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
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不符也蓋欲易儲者

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况有秦晉二王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扃鑰甚密戒曰臨難乃啟及建文君出奔啟之則僧揚應能度牒及披剃具耳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為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高廟之微意也至於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資天命兆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所興孰能禦之况大業甫創之始非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柔之過而隳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夷虜懾服者則文皇帝之繼述與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既即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卿導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為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寧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鎮安天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関白親王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

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相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泰等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文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不可不亟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泰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察燕邸動靜圖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

密告之大見信用二年己卯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為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璫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為之備三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邸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閔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

璫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昺謝貴使嚴為之備四月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為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且具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
護衛又以湘王栢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
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
決身 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奴輩手求生活
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
為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
邸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係至京皆戮之有詔誚
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
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等入問疾 成
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昺等皆歎息葛誠密語昺

非真疾也曩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密
有推戴意 成祖初令之卜廣孝以三錢授 成祖
密祝之始擲一錢於案即視 成祖曰殿下欲為帝
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
在又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為天子曰俟鬚
及臍即正大位 成祖日夕視其鬚及臍矣召示之
昂首謂曰吾鬚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矣殿下何仰
首邪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為力稍難耳時有
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亾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
事或竒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

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王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啟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死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脇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即發符遣使往

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昂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也何有勅使趣之行信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

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
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
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
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
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為布政司吏柰亨按
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䟽殿下欲謀大事得
旨逮殿下朝使今將至矣脫不信䟽草在此 成祖
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

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
其䟽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
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
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
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柰何
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為也 成祖曰是
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
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
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
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

曷不來復遣速官屬內官以所就速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曷入 成祖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噐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之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責貴曷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為離間又曰吾何病第為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曷并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曷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曷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曷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

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像也 成祖即披髮伏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削奪策齊泰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明知 成祖難圖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久泄情態盡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

威從容為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測之險此其為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縱之於閨闈之中雖至愚者不為也此豈非有鬼神佑隲其間而天將啟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踈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為周之遷則為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疆盛而欲為其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捐抑之則可乃未及改元諸王絜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惇其日所講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 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弔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 成祖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則聖心釋然可知已又可以踈間故而沒之哉

轉戰山東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
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
擢吏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為燕紀善下
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姦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
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
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人
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
是參政部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
從之乃以部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

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時都指揮馬
宣嚴兵守薊州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
之不下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
至北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
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陣開其城門
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
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
附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在
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成祖然之遂親率兵命玉
為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成祖舉兵報遣耿

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徇乃率衆三十萬
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
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 成祖躬
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潘忠自
莫州來援 成祖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衆
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
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
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 成祖曰炳文不虞我至
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

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
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
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
陸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
汝與吾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
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
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
褒獎玉能部卒薛祿以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
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
告急又謀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 成祖

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禦
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徹矣乃馳援永平高等望風棄
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死遣李
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湜為指畫軍事景隆依違顧
望駐師河間不進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
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
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
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
關守備甚嚴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
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揮

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分
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兵
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不
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為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壩上
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
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成
祖居寧王於北平諸將服成祖謀筭如神成祖
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
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關謀攻北平成祖

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平襟
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瑱等欲來攻吾城莫
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遂令部將
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 成祖曰
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
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為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
所論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
千捲甲倍道進獲謀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
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
所舊用旗幟為先鋒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

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
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城 成祖率衆乘之
入遂執忠并擒俞瑱斬首數千級餘衆悉降兵勢大
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
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敝
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下來援苦寒之
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
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
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荆關
援大同 成祖乃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

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
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賫斧鉞旌麾
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
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
白溝河部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將進駐
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
違衆部英老憊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
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為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
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
益况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
不多逐之即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
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適足為吾之資耳
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
過殺為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
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駐
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旦
忽見兵刃火光如毬擊錚錚作聲弓絃皆鳴 成祖
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為前鋒己未
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部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
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瞿能奮

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執日已暝兩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立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平安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玉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中保為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

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為瞿能所及平安運槩驍捷所向無敢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斫兩指未斷自斷擲之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 成祖合 成祖方為瞿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將俞通淵陸涼滕聚復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勢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

朝服躍馬溺河中部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
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
人張玉帥師追至鐔山月榑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
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
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為殿獨全軍還 成祖
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
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鉉乃
與參贊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誓收集潰亾召
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成祖遂
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屬

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
柱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
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
景隆還以盛庸為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宥
景隆罪不治黃子澄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
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
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
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孺議
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勲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門

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又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寔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寔 成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門戮 成祖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 成祖從之師還

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覲屯滄州 成祖既還師北平十月聞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為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况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掎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隕圯日久天寒

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玉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果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堞竈坡等處無水彼必不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啟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北隅內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

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 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

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死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北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為意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

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 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弛遂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致驕縱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 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為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二月 成祖命僧修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

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為我而死
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
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
將士家父兄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不
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誓竭力圖報且為
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
勇敢以圖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
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
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
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
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
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怠其軍心所謂攻其所
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分合遲速動合古兵法
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高帝以下所不
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死錄功使肝腦塗地
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耻此皆高世之
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
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鐵
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北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

委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

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不遵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衄故爾輩得殲之此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畧毋異愼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成祖乃與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掎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

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介
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柰何 成祖
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
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
師次滹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為疑兵誤之謀
報盛庸軍夾河為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
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
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
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繞出敵背擊之使前奔
行數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
大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鬪矣明日
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
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
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鐵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
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盾走騎兵入擣其中
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于陣朱能張輔等率衆並
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
勢擒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斂軍
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
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

敵營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逆擊太早故為所
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
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鬪淵不從吾
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為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
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
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及交兵 成
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竒兵往來衝之自
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
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

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
餘萬級追至潭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
遣之盛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
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
先突陣見一卒為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
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
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
嬰城固守為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為中策若來求
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
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

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有
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
獨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
來吾軍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即集衆嚴師待之彼將
落我彀中矣即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
真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閏三月謀報傑等軍渾
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
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戰患敵不出百
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則彼退守真定城
堅糧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

兵由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
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親
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
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
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
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
入敵陣馬蹶為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
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
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縛樓高
數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下墜

而走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軍潰 成祖
麾兵四面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
擒其驍將鄧馱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
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蒧之貽
子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狗順德廣
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
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謀者言朝廷已竄逐齊泰黃子
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
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
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

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寘死地雖屢號訴畧
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劔
臣不敢為喜每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
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
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
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
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
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為悔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
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怠之此奏之來
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

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嵒賫詔至師 成祖讀之見詔語肆慢語嵒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嵒濱行上何言嵒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給乎嵒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嵒為奸臣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嵒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嵒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

視 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嵒寘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權奸讒構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為自救之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於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嵒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嵒具以告且曰燕

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
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崑入見建文君亦
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
黃誤我矣孝孺曰崑受燕賄故為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
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君
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柰何又曰此
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
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兵一罷散難可復聚彼

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
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
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
然為所擒哉彼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
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來求戰我嚴師待之以
逸擊勞以飽擊飢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
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
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
柳枝於背為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
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

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鼈皆浮死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餘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

急趨入北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盛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為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高煦狡譎忌之每讒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疑世子必還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圖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父故知之孝孺遂為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衛

千戶張安賈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
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君
書至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
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
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
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况君臣乎盛庸等承
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
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乂計窺
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
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

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孟
善鎮保定謀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萬
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水
不乏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
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
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
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
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
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
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歸

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我崑山下令
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
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尤衆獲其將
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破西水
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為文祭從征陣
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
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
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
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

平既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
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果敗
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
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
以舉兵故雄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既西破大同東
却遼東兵乃誓師厲衆為復出之計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
回 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擾保定易州
成祖即下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 成
祖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恒

恐南師乘間以擣根本之虛諸將為此策亦有見也
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
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荆楊文出
山海以擣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
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屢已摧
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始
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眾連兵而
徒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 成祖乃得以
從容破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
不減乎大抵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
至相忌其成功者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真定
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
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筭無遺策料敵
如神如夾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能相救盛庸既
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邀餉道遣
劉江之還保北平圍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抹永平
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於上書自明猶秉臣節釋遣俘獲大慰人心豈
非順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皇明鴻猷錄卷七



